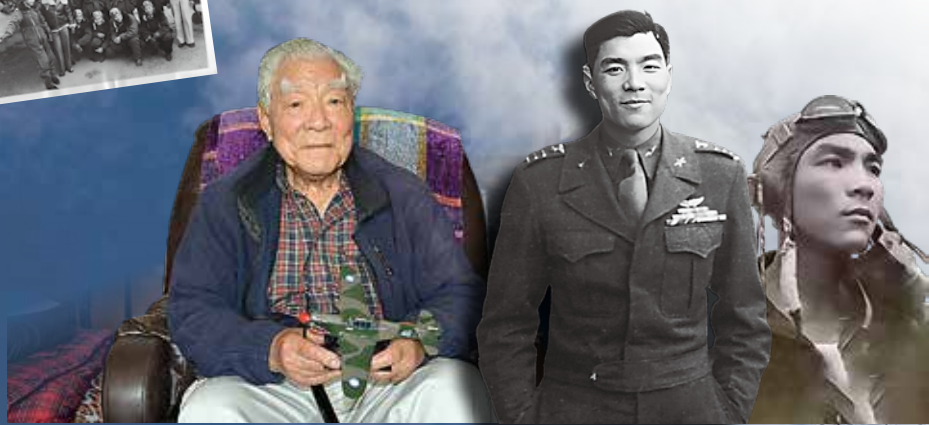


懷念

朱安琪老師

文／王立楨



清晨六點鐘，電話響了，在這個時候電話所傳來的訊息，多半不是什麼令人興奮的事，果然，這通電話所傳來的訊息是空軍第十一期的老前輩，朱安琪老師在兩個鐘頭前離世。

其實在去（一一三）年九月最後一次見到他時，我心中就有一股預感，那大概是最後一次見到他了，因為那時他已是一百零一歲高齡，行動明顯地比以前遲緩，而那天他也自嘲的說著：「是到了要歸隊的時候嘍。」

雖然我心中已有準備，但在聽到他離世的消息時，我仍不禁感到悲傷，有些茫然失措。

認識朱安琪老師是四十年前，我剛由康州搬來加州的時候。那時張鶴華教官介紹我進入舊金山灣區的「僑美中華民國空軍同學會」，而朱安琪老師正是那個組織的會長。

當時「僑美中華民國空軍同學會」的人會資格，是必須由中華民國空軍任何一所軍事院校畢業，而我這個連兵都沒當過的人，顯然是無法入會，但因張教官的強力推薦，朱安琪老師就請我去他府上用餐，同時與我聊入會的原因。

也就是在那次非正式的「面試」中，他瞭解到我對空軍的熱愛，我也知道了他原來是一位生在美國，不折

不扣的法理美國人，但他卻在民國二十九年高中畢業後，隻身遠渡重洋返回，那個雖然算是血脈上的「祖國」，但實際上卻是個十分陌生的國家，去從軍作戰。

那次便餐，雙方都很盡興，飯後他歡迎我進入僑美中華民國空軍同學會，我也約好再次與他見面的時間，想多瞭解一下他的故事。

他返國時正是我國抗日戰爭艱苦奮鬥的時刻，當時廣州淪陷，武漢失去戰略重要性，國軍為擴大戰場，奠定長期抗戰基礎，主動放棄武漢，主力退向豫西和鄂北地區，另一部轉進大別山建立游擊基地；同時，蔣委員長發表「武漢撤退告全國軍民書」，申告「寧為玉碎，毋為瓦全」之堅定決心，凝聚全國軍民抗敵意志，舉國上下均表現出臨危不懼、臨難不苟之氣節，堅定「抗戰到底、共赴國難」的精神。

而美國那時尚未參戰，留在美國絕對比回國要安全，這種情況下，朱安琪老師的雙親為什麼會送他回國從軍，就是我最想知道的事。記得我當時曾問朱安琪老師，「難道他們就不怕你作戰陣亡嗎？」，他笑著回答：「他們當時確實有這種心理準備，但他們也認為國家已到了危急存亡之際

，報效國家在當時，絕對要比個人生死重要！」我聽了之後，雖然無法體會此等大義情操，但我卻可以理解他們的用心。

「覆巢之下無完卵」是古之名訓，三〇年代在美國的華僑，與六〇年代在美國的猶太人都有過不少年輕人回「國」，赴湯蹈火為「國」效命的故事，而這裡所說的「國家」並不是他們法理上的祖國，而是心中血脈相連的「祖國」。

朱安琪老師回國後，進入空軍官第十一期，於民國三十年畢業後，他先到新疆去接收俄製的伊-16戰鬥機，完訓後即被派到第五大隊開始執行保衛國家的作戰任務。

他在畢業後的四年間，曾執行過無數次的艱鉅任務，與日軍的飛機在天空中決戰，或掩護地面部隊對日軍作戰，為國家立下不少汗馬功勞。

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，他本想返回美國與家人團聚，但是軍中的長官卻對他一直進行慰留，而他也非常喜歡與享受那種在藍天中飛行的樂趣，於是朱安琪老師就寫信給遠在加州的父母，表示希望繼續留在空軍，為戰後重建國家效力。

抗戰勝利後，全國軍民原以為國家終能邁向正常發展，卻因共產黨發

動全面叛亂，山河變色。在一次任務中，朱安琪老師在強烈的地面砲火下，冒險駕駛一架無武裝的「F-5」聯絡機，降落在河北保定城內的一個中學操場，營救一位被擊落的少尉飛行員。那位被救的少尉軍官便是陳桑齡將軍，在四十年後，官拜中華民國空軍一級上將，曾任參謀總長。

命運總有想不到的安排，在營救陳桑齡將軍出險境後的一個月，朱安琪老師在同一地點被地面砲火擊落，他的運氣沒有陳桑齡將軍好，沒能被國軍營救，而被共軍俘虜。因為他是美國人身分，因此在美國大使出面交涉後，他在被俘兩個多月後獲釋。

釋放之後回到第四大隊，他接到的第一個命令便是即日起停止一切飛行任務，這對朱安琪老師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。在當時被俘歸來的身分，在無法確認是否變節的情況下，只能暫時停飛。

也就是這個時候，朱安琪老師收到了他父親的來信，他父親在信上告訴他回國從軍抵抗外辱的使命已經達成，他已經盡到了他的責任，現在該是為自己的前途著想的時候了，大家都希望他能帶著妻子回到美國。

既然暫無法為國效勞，父親又催他攜眷返美，於是朱安琪老師向空軍

總部提出了退役的申請，但當時因為空軍成軍只有十多年，許多法規還不盡完善，而且一般飛行員都還沒有達到退役年齡，所以一時空軍總部還不知如何處理這件事。當時的總司令周至柔上將很瞭解朱安琪老師的情形，但是在無「法」可循的情形下，他也只能指示暫時以「免職留籍」的方法來處理這件事。

既然是「免職留籍」，而在那之後的六、七十年間朱安琪老師又沒回空軍去辦任何手續，所以理論上來說，他到目前該仍然是中華民國的空軍上尉。

前（一一二）年在他百歲生日之前，我前去探望他的時候，與他聊到了許多抗戰期間的空軍事物，他在述說那些藍天往事時，眼神中再度流露出那種飛行人員特有的光彩。雖然當年國家在對曾經被俘人員的政策，使他失去了繼續為國家、人民在藍天中效命的機會，但他仍然覺得曾經駕著戰機與日軍作戰的日子，始終是他生命中最值得驕傲的一段回憶。

在朱安琪老師升天歸隊的當天，匆匆寫下此文，聊表我對他的敬意，也希望能讓人知道曾有一位這樣的人，在藍天中為國效命過。